

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

刘增人, 刘泉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刘增人,刘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280-0

I. 中… II. ①刘…②刘… III. 臧克家(1905~
2004)—诗歌—文学研究 IV. I 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896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新诗启示录——臧克家论稿 |
| 著 者 | 刘增人 刘 泉 |
| 责任编辑 | 丛 绿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¹ / ₂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
| 印 数 | 1—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280-0/I·736 |
| 定 价 | 32.00 元 |
-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抒情诗解读

一、文本解读	(2)
丰富深广的含蕴 凝重严谨的诗风	(2)
旧时代农民的悲歌	(8)
时代的痛苦的记录	(18)
倔强灵魂的自白 民族心理的折光	(25)
含蕴深厚 构思精巧	(31)
交织着罪恶和苦辛的城市交响乐	(36)
石韞玉而山晖 水怀珠而川媚	(50)
唐人风韵 时代剪影	(61)
春的赞歌 美的赞歌	(64)
冲淡的意境 怅惘的情怀	(74)
愤怒出诗人 歌呼为人民	(80)
理趣相生 意象谐和	(86)
探寻人生价值的哲理之光	(94)
二、抒情艺术	(100)

第二章 叙事诗扫描

一、《自己的写照》点评	(179)
二、叙事诗鸟瞰	(200)

第三章 象征诗简论

第四章 旧体诗漫议

- 一、自觉的理论倡导 (223)
- 二、个性化的创作实践 (231)
- 三、深远巨大的影响 (242)

第五章 集外诗概观

第六章 诗化的散文

- 一、个案分析之一：《老舍永在》赏析 (268)
- 二、个案分析之二：《〈避暑录话〉与〈星河〉》赏析 (288)
- 三、诗化散文的新形态 (299)

第七章 诗人的序跋

- 一、成功的选择 (305)
- 二、选择的复杂 (311)
- 三、坚持和发展 (317)

第八章 诗人的书简

- 一、鲜活灵动的个性坦示 (324)
- 二、丰富珍贵的文化史料 (326)
- 三、多样化的文体、语体 (332)

附录一 臧克家著作目录 (334)

附录二 臧克家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 (342)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与臧克家研究资料目录 (376)

附录四 心海帆影 琐忆臧老 (428)

结 语

引 言

2003年,煌煌12卷《臧克家全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刘增人与冯光廉应约为之撰写了书评《世纪的诗典》,刊发于《光明日报》。文章说:

承载着中国最复杂、最曲折、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的20世纪,已经离我们而去,用什么来纪念这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世纪?出版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认真思考,各出招式。时代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则是煌煌12卷的巨著《臧克家全集》。这部全集,记录着中国新诗发展演变曲折前行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新诗的经典,出版这部全集,当然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诗史、出版史上的隆重的庆典——世纪的诗典。

《臧克家全集》,是一个诗人和一个世纪对话交流的历史。出生于1905年的诗人臧克家,从幼年起即酷爱文学特别是诗歌,中学时代曾欣喜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洗礼,1925年开始发表散文,1929年开始发表新诗,一直到2001年依然是笔耕不辍。他的文学生涯、创作历程,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几乎是同步前进的。1930年,他考进创建伊始的国立青岛大学,师从著名诗人闻一多学写新诗。他最早刊发的青春诗作,

幻美旖旎，空灵忧伤，颇带新月诗派印记——他是作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二家”（臧克家、陈梦家）之一开始走上诗坛的。但由于他出生、成长于苦难深重的山东农村，农民的苦难和泥土的气息，是那样浓重地浸染着他的灵魂，渗透进他的情感，升华着他的良知，于是，他不能一味昂首欣赏天边的流云，他不能不把头沉重地垂下，像自己笔下的“老马”一样，执著地品味农村的苦涩与质朴，深情地歌吟农民的悲苦与直率，通过对农村与农民的歌唱，他和时代的主旋律取得了共振的频率，获得了文坛前辈一致的认可和赞誉。他走出大学不久，就遭遇了强寇入侵的民族灾难，于是，他以笔代枪，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放声歌唱，诗，成为他磨砺灵魂、砥砺正气的南山之石，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经过炼狱走向新生的宏伟桥梁。必须指出，在中国新诗坛上，是极少有人像他那样深入前敌，用诗的笔触迅速捕捉、直接描摹时代的烟云的，因此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真正的“笔部队”的战士。当新旧中国的交战十分激烈的年代，他又自觉地成为中国人民抒情释愤、告别旧时代、迎接新中国的诗的代言人。此后，他和中国人民一起歌颂新的生活，体会当家作主的欢欣，一起经历频繁的政治斗争，体悟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和曲折，一起迎接新时期的到来，探索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与心路历程——其中的成功与失误，都已经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化为民族的精神财富。要从基本的方面感受刚刚离去的世纪，不可不读这部诗的历史。

《臧克家全集》，又是一个诗人与一部新诗史乃至文学史对话的记录。在这部全集里，我们不难看到诗人对诗的职能与特质的多方面探求，对新文学体式风格的多方位试练。他

当然用诗来抒情，同时又用诗来记事，来写景，来议论，来为人物剪影，甚至来为战争、战役画像……。因此，诗的体式与风格，在这里得到多种多样的试练，不但有长短之分，而且有新旧之别，有叙事诗，有抒情诗，有论说诗，有歌颂有讽刺，有浓墨重彩有轻灵简约，有质朴写实有蕴藉象征……。同时，他又用诗来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文，写序跋，写书信，写文学评论，写诗词鉴赏……。不同的文体，却体现着大体一致的诗的原则。除去戏剧，他几乎把中国新文学的各种样式都用诗演练了一番，也即用自己的心血熔铸成不同形式的诗。谁也不能说这部全集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品，但《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泥土的歌》中，显然有着谁也无法否认的名篇，从不同角度显示着中国新诗的实绩。如果说他建国前的诗作以新诗为上，那么建国后的旧诗成绩最高；如果说他建国前散文成就屡屡为诗名所掩，那么建国后他的散文实绩显然超过了他的诗作。要从中国新文学史、新诗史上寻找这样一位几十年创作不辍，每一个时代都有精品问世，每一种文体都有可观的成绩的作家，除去臧克家，也许是并不容易的。这既显示着他的才华禀赋，更体现出他的执着勤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全集，不但是研究臧克家最权威最完备的版本，就是研究中国新诗史乃至新文学史，这也是必备的文献之一。

时间正在飞速地逝去，从那时到当下，又是将近四载春秋！从那时到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了难以记数的变化，而其中诗人的驾鹤西去，不免成为臧克家研究中最沉重的话题。笔者当年在《世纪的诗典》中深情祝祷的愿望——“《臧克家全集》，还是诗人自我生命活力的真实展现。诗是他生命的把手，和他已经难分彼此，融为一

体。50年代,他曾以体弱多病著称,没有电梯,二层楼房就无法登临,医生药物,成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但他硬是用诗作为生命的支撑,一次次病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宣告病危,又一次次解除警报。本年5月29日,又大病一场,7月以后,高烧竟转为低烧,面色日渐红润,听力有所恢复,神志趋向清醒,在又一次生死搏斗中,诗人和诗,又高唱了凯旋的歌!这是生命的奇迹,更是诗坛的奇迹。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更大的奇迹:矍铄的诗人,向更为健康长寿的目标健步跋涉”——还是落了空!但我们始终相信鲁迅先生“纸墨更寿于金石”的名言!诗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诗作却依然在诗坛上焕发着自身的光芒。因而,对于诗人最好的纪念,当然也就是科学地研究他的作品。本书的写作,就是想把这一位诗人,与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交错地观察考量:从一位诗人的长短,看一部诗史的得失;也从一部诗史的角度,评估一位诗人的地位、价值和影响。把原来的书名《臧克家论》改为《中国新诗启示录》,就是想体现这样一种思路,想力求避免孤立地研究一位诗人这一传统的个案研究的局促。至于书稿的得失,评鹭的当否,就完全交付贤明的读者和四方的师友的评判。

第一章 抒情诗解读

中国是诗的泱泱大国,几千年来,一向以诗的丰盛与繁荣闻名于世。中国现代的新诗,就是这一辉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诗的本职在于抒情,不能在这一领域成就独特的诗意风格、表达独特的诗意感受的诗人,不可能被尊称为成功的诗人。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的臧克家,写过不少抒情的诗章。他写于 1949 年以前即通常被称为前期的诗作,成功率较高,历来被诗评家和读者热爱的较多。其抒情艺术,呈现得比较集中也比较成熟,是中国新诗史上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个案。可惜许多研究臧克家诗作的文章,大多仅仅采撷诗人诗作的某几个短句,拿来作为自己的著作或论文的例证,而很少对于诗作的全局或全篇,作出符合实际的解读。甚至同一诗句,被用来证明臧克家属于完全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从而得出极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虽说诗无达诂,但毕竟不宜切割全诗、信手拈来为自己的论点作证——这种抛弃诗歌总体蕴含而随意切割以适应自我需求的“摘句法”,早已为鲁迅等大师所批评。1935 年 12 月,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说道:“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恍惚。”(《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439 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5年版)为了避免这种显而易见的弊端,本书特意精选了臧克家抒情诗章中的几篇佳作,采取细读的方式,从文本的全体出发,回归诗篇的本意,试图由此对臧克家的抒情诗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阐释。

一、文本解读

丰富深广的含蕴 凝重严谨的诗风

——《老马》解读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老马》 1932年4月

臧克家说过：“《老马》曾经选作中学教材，知道它的比较普遍。选诗的、谈诗的同志，都认为它是我的重点作品。记得1938年，在武汉见到冼星海同志，他对我说：‘法国朋友要我选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配上曲子寄给他。我选了你的《老马》。’直到现在，还不时有编辑和读者要求我写点文章，谈一谈怎样写《老马》的。”（《关于

《老马》》，《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1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半个世纪以来新诗坛上风起云飞、纵横开阖，历经几多变迁衍化、起伏消长，有多少诗人诗作如流星萤火，发过自己的光，但转瞬便永远地消逝于无边的夜空。而《老马》却始终以其所表现的严肃执著的人生态度和凝重朴实、意蕴丰厚的风格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诗人的现实主义创作奠基开路，也为不断发展的中国新诗树碑纪程。

全诗两节八行，组成装车、拉车两个画面，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描绘了一幅令人伤心惨目的老马拉车图。诗里没有出现暴虐的主人，大车、鞭子便是他的权威和意志的化身，也是老马苦难生活的根源。这老马早已是骨衰力竭、跌跌撞撞的风烛残年，不但不能将息冬阳夏阴，还被逼迫来服此重役。贪心的主人全不顾超载负重下的难忍苦痛，货如山积还装个不停。对这与生俱来的苦役，老马能说什么呢？“它横竖不说一句话！”也许，它挣扎过，反抗过，但在这不可改变的命运面前，这又能有什么作用？锐气早已消磨净尽，忍辱负重，原是生活留给它的惟一天性，此外还能有什么奢望？它只有在生活的压力下“把头沉重地垂下！”大车装毕，便要前行。但是前面等着的，是陡坡还是激流，是泥泞还是陷坑？不知道！这苦难的历程何时是一个站口？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支持、帮助或者慰藉、解脱？不知道！孤独痛苦的老马，“有泪只往心里咽！”老泪纵横中，鞭子打来了，它本能地从迷惘中抬起头来，“望望前面”，却依然是漫漫的长途，无尽的苦痛。

这一匹挣扎在重载鞭扑之下的苦难深重、希望渺茫的老马，究竟象征着什么，见仁见智，理解是很不相同的。诗人认为，这是写的他自己：“武汉大革命失败了。我回到山东，1932年，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全盘否定，而对于革命的前途，

觉得十分渺茫。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愤的。这时的思想、情感与受压迫、受痛苦的农民有一脉相通之处。对于‘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的老马亦然。因此,我写了老马,另外也写了许多受压迫的农民形象,实际上也就是写了我自己。”(《关于〈老马〉》,《臧克家全集》第12卷第130页)文学史家认为“这里歌咏的是一匹老马,軛下的生活却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来农民背上的苦难的重荷。”(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2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这是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灾难深重,过着牛马生活的旧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这个形象表现出农民的悲惨命运,饱含着他们无限的辛酸和眼泪。”(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第4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事实上,诗篇所概括的内容,恐怕还要丰富、广博。臧克家的成功的抒情诗,常常依靠象征性形象的创造,来抒写情怀,表现自己在现实人生撞击下迸发的审美冲动。这种形象,确乎是某种自然景物的摹写(如《冬天》中的“冬天”,《春鸟》中的“春鸟”,《星星》中的“星星”等),但因为突出地强调了其某一侧面某一特征,而又经过筛选,舍弃了若干侧面和特征,便与自然形态的景物有明显的不同了;这种筛选、突出、舍弃的艺术处理,也就是由具体走到抽象,由个别走到一般的典型化的过程。诗作的感情,经过如此这般的处理,也就如同单向集中喷射的激光光束,集聚了更为惊人的穿透性和外张力。于是,这景物的描摹、咏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开拓,成为辐射性强又兼穿透力大的象征性艺术形象,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外延。老马,便是这样的范例。诗中描写的,确乎是一匹真实的、普通的老马;但诗人着意凸现和强调的,则是它这样一种境遇和个性:默默忍受着生活的艰辛,满腹苦楚无处诉说而又希望渺茫——这又何止是一匹老马独有的境遇和个性呢?在整个旧的社会机制

中,阶级压迫的等级制度,把社会的所有成员强行安插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中,卑而下者,只有献出子女玉帛恭请尊而上者收受享用的义务,而绝无反抗斗争或者呻吟叫苦的权利,更谈不到人格的尊严和自由平等的地位,他们怎么能不时感到颈上重轭的分量,又怎么能不在万般苦楚中像老马一样“抬起头望望前面”,希冀着境遇的略为改善?当老马的境遇和个性被从这样的角度艺术地凸现在诗中时,它也就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类似物,变成了无数具有类似境遇、个性的人们的载体,短短的诗,也便拥有了超负荷的容载量。这也许是诗人创作过程中感情多层辐射的结果,也许是这一象征性形象在欣赏过程中多向辐射的结果,也许是两种辐射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是典型性空前增强了,内涵的意蕴空前地扩大了,感情的表达也凝重而浓郁起来。举凡在生活的重轭下灾难深重、苦苦挣扎而又无可告语、前途渺茫的人们,大概都可以从这一形象中发现自己的身影,激起心灵深处或久远或短暂或急剧或深微的共鸣。从一匹老马的厄运,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心情以至亿万农民的悲剧性命运,短短八行诗,概括了古往今来如此深刻丰厚的悲剧性历史内容,正显示了诗人艺术典型化的功力。歌德认为诗应当“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一般”(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刘知几提倡“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说的都是以少总多的艺术典型化的原则,《老马》便从艺术上为这一类主张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老马》在艺术典型化方面获得成功,首先是同诗人严肃执著的生活态度密不可分的。臧克家在济南就读山东第一师范时,就以年轻的身心狂热地欢迎了“五四”文艺新潮。郭沫若的狂飙突进,冰心的晶莹娟秀,郁达夫的怅惘缠绵,都给他留下至深的印象。

“五四”新文艺所创造的新鲜华美净朗芬芳的境界,使他对军阀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山东的黑暗特别反感。于是,他怀着对光明中国的热切向往,投奔武汉,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放哨站岗。“四一二”以后的血雨腥风,又使他怀着恐怖和愤懑、失望和迷惘,过着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涯。这一段经历,使他对社会人生有更清醒痛切的感受;因此,他的目光,只能专注地看着泥土和农民,而无暇分心于轻盈的风和缠绵的雨,不愿去咀嚼那些仅仅属于个人的悲欢离合。这种生活态度,使他的诗篇从选材的角度到构思的方式,从词语的锤炼到全篇的风味,都呈现出凝重深沉、内涵丰富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这也同他的艺术观直接相关。诗人说过,他写作《老马》时,正受教于闻一多门下,“一多先生时常向我提出‘诗无达诂’这句老话来。一篇诗,不拘死在一个意义上,叫每个读者凭着自己的才智去领悟出一个境界来。被领悟的可能性越大,这诗的价值也就越高。一篇顶好的诗,仿佛是一个最大的‘函数’。”(《海——回忆一多先生》,《臧克家全集》第5卷第237—24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闻一多是新诗格律美的倡导者和实践家,“不论表现一个意境或一种情感,他总是煞费苦心地去寻找那个焦点,寥寥几字,就达到了最高的真实,使人撼动,这样,就显出了诗的高度概括力——典型化的特点。”(《闻一多的诗——谨以此文纪念闻一多先生遇难十周年》,《臧克家全集》第9卷第309页)当现实的失望和痛苦的汹涌潮水冲撞着诗人的心胸时,他恰好找到了闻一多式的诗风,而这正是与他的气质、教养特别是人生态度一拍即合的。从此,刻意地追求凝炼和含蓄、凝重和朴实,便成为臧克家诗歌创作的主攻方向,“谨严的生活反映为谨严的内容,谨严的内容配上了谨严的形式”(《我的诗生活·五·我找到了“自己的诗”》,《臧克家全集》第6卷第312页),便成为臧克家早期抒情诗的主要特色。

《老马》是以《死水》为艺术范本苦心推敲的成果。全诗八行，分为两节。每节的行数、字数都是完全相同的；首节的四句的字数，是按八八九八的格式排列的，末节则是九八八八式，整饬之中，又见变化。当时正在师从闻一多学诗的臧克家，十分重视新诗的音乐美，这主要体现在节奏和韵律上。《老马》的八行诗，每行都由三个音组（闻一多称为音尺）构成，但每个音组的字数又不尽相同。例如首节：

总得叫 大车 装个够，
它横竖 不说 一句话，
背上的 压力 往肉里扣，
它把头 沉重地 垂下！

于是形成以三字组为基本单位，以三二三为基本形式的体制，二字与四字音组灵活地穿插其中，打破了呆板与单调，显示出一种总体上整齐一致、而又有参差错落的音乐美感。同时，诗又是隔行押韵的，韵脚一律安在行末：“够”、“扣”；“话”、“下”；“命”、“影”；“咽”、“面”。这种 ABAB 式的交叉韵脚，回环错落，隔行扣接，变中有序，朗朗上口。“够”、“下”，“命”、“面”，都是比较压抑低沉的音调，和全诗的题材、基调，殊两悉称，相得益彰。艺术上的斟字酌句，是为了更有力地展示老马的不幸命运和处境，用这沉重的节奏和韵律去敲击读者的心弦。

臧克家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新月诗派”关于新诗格律美的成就，而用来表现富有社会意义和历史内蕴的现实题材，使新诗从多方面汲取营养，从内容和形式两面同步走向现实主义的主潮。这种可贵的努力，是应该郑重地记入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而《老马》，就是一块极有分量的奠基的花岗石。

旧时代农民的悲歌

——《老哥哥》《三代》《坟》解读

“老哥哥，翻些破衣裳干吗？”

快把它堆到炕角去好了。”

“小孩子，不要闹，时候已经不早了！”

（你不见日头快给西山接去了？）

“老哥哥，昨天晚上你不是应许

今天说个更好的故事吗？”

“小孩子，这时你还叫我说什么呢？”

（这时候你叫他从哪儿说起？）

“老哥哥，你这霎对我好，

大了我赚钱养你的老。”

“小孩子，你爸爸小时也曾这样说了。”

（现在赶他走不算错，小时的话哪能当真呢。）

“老哥哥，没听说你有亲人，

你也有一个家吗？”

“小孩子，你这儿不是我的家呀！”

（你问他的家有什么意思？）

“老哥哥，你才到俺家时，我爸爸

不是和我这时一样高？”

“小孩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过去的还提它干什么？）

“老哥哥，你为什么不和以前一样

好好哄我玩了？”

“小孩子，是谁不和以前一样了？”

(这,你该去问问你的爸爸。)

“老哥哥,傍晚日头了,牛饿得叫,

你快去喂它把草。”

“小孩子,你放心,牛不会饿死的呀!”

(能喂牛的人不多得很吗?)

“老哥哥,快不收拾吧,你瞧屋里全黑了,

快些去把大门关好。”

“小孩子,不要催,我就收拾好了。”

(他走了,你再叫别人把大门关好。)

“老哥哥呀,你……你怎么背这东西走了?

我去和爸爸说。”

“小孩子,不要跑,你爸爸最先知道。”

(叫他走了吧,他已经老得没用了!)

《老哥哥》 1932年3月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葬埋。

《三代》 1942年

一生的辛苦

把身子按倒,

他开垦过的草垭上

添了一堆黄土。

坟,